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
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
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
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
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
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因析為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
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无能子卷上

唐 無名氏撰

聖過第一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為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為陽。為天。重濁者下。為陰。為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如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

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渚渚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食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罾網羅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渚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為君。名衆為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降。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渚渚。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驕真渚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昔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恥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流血斷氣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折之苦。流涕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

以一其爭。彊為仁義禮樂以傾其真。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無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溼也。取之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惓惓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墳麓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沖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欲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自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无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无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汨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凡二篇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啗車馬。仗旌旄。鉞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鉞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鉞鉞旌旄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疎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

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肩髮俾乎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无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彊為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財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為累矣。弊則偽。偽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煦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為。

第六關

真修第七凡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昏天壤以無疆。淪顛荒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沈之土。則潤。為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恥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元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中

唐 無名氏撰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遺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寔踞笑曰：「汝何為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為？」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己。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闔天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玉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為之德。包裹天地。有為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閭唐之為天子也。以有為之德。調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為之德乎？」太顛闔天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為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為邪？」西伯曰：「天地无為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為无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為。則不能无為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殛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為臣弑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為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予與汝嘗言之矣。妄為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无為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為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撥焰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舒其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為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己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饑於陳，繫圍於匡，皇皇汲汲，幾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宜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 凡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宜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多難。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止之罪也。止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止之形骸也。止方惚无形於沖漠，淪无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弦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焉。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修，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濇，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濇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關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宣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

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況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異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異。以滅人為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具欺邪。大夫種不說。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己。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響隨之。大夫乃才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濱。歌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才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羣佞之中。玉為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今胡悲邪。豈爵祿是思。國壤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王曰。始大夫以為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

長彊壯不能尪弱之。尪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感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變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真以襲妄。恃己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王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為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沈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田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求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即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

可搖也。呂后德之將尊爵。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咸盈而敗如意。懼呂后而愁戚姬。所謂廢人而全己。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於女子之手。以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隱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憤。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爾。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為布衣之交。及即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為天子而子猶漁。吾為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華族。聯公繼侯。丹牘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令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宜與垂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沈榮辱哉。可為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修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為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設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

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菽。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訾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我邪。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為之。我引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發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我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廈。被鮮服。耳倦然。口飲膏鮮。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款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紵韋布一也。食粒卻飢也。膏鮮藜藿一也。沉吾泊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筆投繯。泛然如寄。又何暇格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學者有天下。何異哉。皇矣為中國所尊者。儼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為恥邪。光武悟於是不收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蟬螭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堦墻。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邀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淪淪。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在。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為有涯。孰為無垠。然而虛无之

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為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薰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演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耀。寧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一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喧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肅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下

唐 無名氏撰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餓。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餓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曰。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寢而為之者夢邪。寢而為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冥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為之貴。厮養不能為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為之富。藜藿糲縷不能為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繫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冥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為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窅而教之前也。夫无為者无所不為也。有為者有所不為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

无為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己。故不為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為也。子能達此。雖鬪雞走狗於屠肆之中。塞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藥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聞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羣集其下。力而上沓。越其門者。則化為龍。於是拏雲拽雨焉。河壩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儉儉然。壩而游戰戰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頌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渾。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羣而始。沓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